

# 梯玛仪式与土家族语言文化的传承

谭志满

[摘要] 梯玛仪式中土家语的使用以及土家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受到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受到土家族社区语言生活变化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梯玛仪式中土家语的使用以及土家族语言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土家族语言生活的变化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变迁所致,同时也是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变迁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梯玛仪式;民间信仰;土家族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 H273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7)03-0041-04

“梯玛”,土家语 $thi^{55}ma^{53}$ 的汉语直译,汉语方言又称“土老司”。“梯玛”与“土老师”是土家人对本民族民间宗教职业者的称呼。据研究者认为,梯玛除了在给人还愿解邪、维护社区的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同时还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田荆贵,1991:238)。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土家族传统文化只能靠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作为濒危语言的土家语不仅是土家族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同时还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梯玛仪式中民族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转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土家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与变迁。作者从2003年起至今一直跟随湖北民族学院雷翔教授深入湘西酉水流域土家族社区,观察记录了龙山县内溪乡双坪村彭继龙梯玛班子的多次法事活动。本文就是作者从梯玛仪式中土家语的使用以及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彭氏梯玛班子所做的调查研究。

式程序和结构的传承比较严密固定。但是,在民族语言的使用以及传承方面,土家语在活动中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内溪乡双坪村梯玛班子成员现有5人,年龄最大者63岁,最小者18岁,他们是同一个家族中亲属关系很近的成员,彭继龙是班子中目前唯一接受过度职的掌坛梯玛。通过调查发现,不论是解放前后还是现在,彭家坛门一直较旺,现在,每年都要玩十几堂菩萨(当地称做还愿仪式叫玩菩萨),2006年就玩了14堂。彭家是老坛,据彭继龙口述,“从曾祖父辈起,就开始玩菩萨,历经祖父辈、父辈,每一辈都有2-3人学梯玛,度过职”。同时,彭家老坛从没有向本家族以外的人传授过与玩菩萨有关的仪式,外姓人也没有向彭家老坛拜师学习过。彭氏梯玛在师承关系上具有封闭性、保守性的特点,正是由于梯玛师承的这种特点,使得其仪式保存了相对较多的原始性。梯玛仪式中使用的司刀、水牛角、竹卦、铜人铜马、八宝铜铃等法器一般都是祖传来的,即使复制法器,也都是按照原样制作。梯玛还愿仪式如敬家先、敬土王、敬天子龙王、立坛、看栏杆等程序和结构都是固定不变的,其中每一个程序里又

梯玛仪式是土家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整个仪

[收稿日期] 2007-04-11

[作者简介] 谭志满(1969-),男,土家族,湖北巴东人,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及语言文化研究。湖北恩施,445000。

包含很多步骤，这些步骤有先有后。如彭继勋在谈到“敬家先”时说：

敬家先是整个玩菩萨过程中的第一个大的环节。敬家先时先要“告家先”，向家先说明东家要做什么事情，告完家先后就要请他们上路到东家，“请家先上路”后，同时还要“请拜衣帕帕”，拜衣帕帕是专门看管小孩的神。把家先请到东家屋里，请到屋后就要开始“敬家先”了，敬完之后，就“送家先”。接着开始“敬利虎利墨”，利虎利墨是进不得屋的菩萨，他们一般都是死于炮打刀砍的，所以不能进屋，利虎利墨敬完后，就开始“敬上马酒”。这些步骤是不能乱的，是老辈子的传教。

尽管梯玛仪式的程序比较固定，但梯玛仪式中的对白以及唱词中所使用的语言却是在不断地转换过程中。

土家语是土家族的民族语言，同时也是以前梯玛使用的仪式语言。清雍正年间的《欽顺府志》记载当时的土家语使用情况时说，“土语钩朝格磔，卒难入耳，立谈之间，瞠目莫辨”。足见当时湘西酉水流域土家语使用的普遍性。即使在上个世纪的双坪村，绝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人都还在使用土家语作为日常交流用语，梯玛在整个玩菩萨的仪式过程中更是全部使用土家语。据彭氏梯玛班子主要成员之一的彭继森口述，“自己在那时（解放前）跟随爹爹（祖父）去玩菩萨，好多土话（土家语）都听不懂，玩菩萨中爹爹们讲的土话硬是与平时的不同。自己记不得那么多，现在好多都打落（消失）了”。可以看出，时间越是往前，梯玛在仪式中的对白以及唱词土家语的成分就越多。

现在，彭氏梯玛班子玩菩萨时，语言的使用情况一般随梯玛的年龄层次不同而出现明显的变化，年龄较大的梯玛土家语使用就多；反之，年龄较小者土家语使用就较少。2004年农历八月十五日，78岁的梯玛彭武根（彭继龙的父亲，2005年4月去世）在本乡咱主湖玩了一堂菩萨，其所使用的唱词80%都是土家语，彭武根认为他的唱词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全部是土话（即土家语）”，并且每一句话“都能用汉语来解释”，玩菩萨时，“只有用土话才敬得到”。59岁的梯玛彭继龙是彭武根的长子，他的土家语水平并不怎么高，只零星地记得一些土家语词，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土家语，在法事活动中也很少使用土家语，他认为玩菩萨讲不讲土话关系

不大，“讲客话也把菩萨敬得到，他们（菩萨）不管你讲什么话”。现在，同族18岁的彭继恩正在跟随彭继龙学梯玛，当问及“在以后玩菩萨时，你会用土家语来演唱吗？”他的回答却是，“玩菩萨讲不讲土话不那么重要，说实在的，关键要记忆好，要记住那些唱词”。

经过统计，老梯玛彭武根的唱词内容80%是土家语，彭继森和彭继勋的唱词土家语分别占8%和5%，而掌坛梯玛彭继龙的唱词内容也只有10%左右，学徒彭继恩唱词中则没有土家语成分。

梯玛仪式中土家语的成分越来越少，其主要是土家语在当地日益濒危的原因所致，土家语现已不再是双坪村土家人日常生活用语。相对于汉语来说，土家语包含的文化信息较少，土家族成员为了获得较好的生存空间，也只得放弃自己的民族母语而转用汉语，致使本来使用人口较少的土家语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个原因是，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与影响下，已今不如昔，民间宗教信仰仪式功利性增强，民众认为梯玛仪式已不再神圣，梯玛唱词中土家语转换成汉语同样能够表达事主家对祖先以及神灵的愿望，致使土家语在梯玛仪式中已“不那么重要”。

## 二

梯玛仪式中使用的土家语已经成为仪式结构中的一种符号，梯玛与民众更在乎仪式语言的“能指”，而仪式语言的“所指”已经模糊。

据我们调查，梯玛仪式中的还愿一般有14个程序，它们是：敬家先、敬土王、敬天子龙王、立坛、看栏杆、出兵、解钱、敬乌衣嘎白、解邪、安家先、求男女、选男选女、渡关、尾声。其中，敬家先、土王、天子龙王、解钱等程序中使用土家语较多。按照梯玛的解释，由于家先菩萨、土王爷爷、天子龙王“在世时讲土话”，且“听不懂客话”，所以在给他们还愿时也只能说土话，这样才能与他们交流，这些土话是老辈人（老梯玛）传下来的，不能随意更改。这些土家语在仪式结构中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梯玛与民众比较关注仪式语言符号的声音属性，这种符号的象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虽然祖师、家先、土王等已经故去，但他们仍生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与现实的人们仍在同一个空间，土家语是以前人们的交流用语，所以要得到祖先菩萨的恩赐，土家语就成了人神交流的媒介，至于仪式中土家语的实际语义，梯玛们并不在乎。另一个方面是，法事活动中使

用部分土家语在民众中更表现出梯玛看重土家族的传统,遵从前传后教,这对于梯玛仪式本身来说,可增加一些神圣的分量;对于社区而言,可以使得“老传统”在某些层面上得以传承,为维护社区的稳定发挥一些效用。

梯玛仪式中使用的土家语所包含的意义在梯玛那里无法得到一致的解释,且意义已经模糊。对于相同的唱词彭氏梯玛班子成员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如请家先、土王的唱词中,都有一句“pa<sup>55</sup>mau<sup>21</sup>pha<sup>21</sup>tiu<sup>55</sup>la<sup>21</sup>”,彭继龙的解释是,“把芭茅草扯开,一路走过来”。彭继勋的解释是,“从那个廊场(地方)来了”。老梯玛彭武根则认为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他们唱词中经常带的一句口音。当把菩萨请到堂屋后要用土家语说:“la<sup>35</sup>o<sup>55</sup>xo<sup>55</sup>ke<sup>21</sup>pha<sup>21</sup>tiu<sup>55</sup>, la<sup>35</sup>o<sup>55</sup>xo<sup>55</sup>ke<sup>21</sup>pha<sup>21</sup>tiu<sup>55</sup>。”梯玛对这句土家语的解释也是很不一致的。一种解释是,“这里要请你们来,那里要请你们去”。另一种解释是,“叫你这样你就这样,叫你那样你就那样。”彭继龙和彭继恩不知道这句土家语怎样来理解。在“告家先”唱词中,老梯玛彭武根唱道:

tsha<sup>35</sup>tsu<sup>53</sup>ze<sup>53</sup>tsu<sup>53</sup>su<sup>35</sup>mu<sup>53</sup>, ze<sup>53</sup>tsu<sup>53</sup>tci<sup>55</sup>tsu<sup>53</sup>su<sup>35</sup>mu<sup>53</sup>.  
 au<sup>35</sup>lo<sup>55</sup>tse<sup>21</sup>phe<sup>21</sup>.so<sup>21</sup>lo<sup>21</sup>so<sup>21</sup>pei<sup>55</sup>, wu<sup>55</sup>kho<sup>55</sup>so<sup>21</sup>lo<sup>21</sup>,  
 so<sup>21</sup>lo<sup>21</sup>la<sup>35</sup>pei<sup>55</sup>xo<sup>21</sup>la<sup>21</sup>, tchi<sup>55</sup>a<sup>21</sup>lo<sup>55</sup>tchi<sup>55</sup>tchi<sup>55</sup>,  
 pa<sup>55</sup>mau<sup>21</sup>tsu<sup>35</sup>la<sup>21</sup>.  
 tsha<sup>35</sup>tsu<sup>53</sup>ze<sup>53</sup>tsu<sup>53</sup>su<sup>35</sup>mu<sup>53</sup>, so<sup>21</sup>lo<sup>21</sup>la<sup>35</sup>pei<sup>55</sup>xo<sup>21</sup>la<sup>21</sup>.  
 pho<sup>55</sup>tchi<sup>55</sup>la<sup>55</sup>tsho<sup>21</sup>su<sup>35</sup>mu<sup>53</sup>la<sup>55</sup>je<sup>35</sup>lo<sup>53</sup>ke<sup>53</sup>  
 tchi<sup>55</sup>lie<sup>21</sup>su<sup>35</sup>mu<sup>53</sup>,  
 su<sup>35</sup>phi<sup>21</sup>jian<sup>55</sup>si<sup>53</sup>khuai<sup>21</sup>lie<sup>21</sup>su<sup>35</sup>mu<sup>53</sup>.  
 su<sup>35</sup>mu<sup>55</sup>tshau<sup>21</sup>, na<sup>53</sup>ti<sup>21</sup>nie<sup>53</sup>je<sup>21</sup>, nie<sup>53</sup>ti<sup>21</sup>so<sup>53</sup>, e<sup>21</sup>,  
 so<sup>53</sup>ti<sup>21</sup>ze<sup>53</sup>je<sup>21</sup>.tse<sup>35</sup>ta<sup>53</sup>tse<sup>35</sup>ce<sup>53</sup>, tse<sup>35</sup>ce<sup>53</sup>pi<sup>35</sup>, ti<sup>53</sup>ma<sup>21</sup>pi<sup>35</sup>.  
 tce<sup>35</sup>o<sup>53</sup>ce<sup>35</sup>ni<sup>21</sup>xo<sup>53</sup>, sa<sup>35</sup>o<sup>53</sup>ce<sup>35</sup>ni<sup>21</sup>zo<sup>53</sup>.

梯玛彭继森根据字面意义觉得这一段土家语应该理解成下面的内容:

尊敬的祖先,几代尊敬的祖先,酒杯里有酒,诚心诚意地敬你们!五个杯杯,还要烧五根香敬你们啊!拿一杯酒来,请你们出来啊!尊敬的祖先啊,抬一杯酒敬彭家屋的祖先。比人家走得快的祖先,管钥匙当家的祖先!数你们几代祖先,一代祖先,两代祖先,三代祖先,四代祖先,受人尊敬的祖先,请你们啊!我们梯玛请你们啊!我手上的钱敬你们,我讲话请

你们啊!

梯玛彭继勋认为,老梯玛彭武根唱的这一段土家语就是下面的意思:

一手烧了金香,二手烧了银香,三手烧了蜜蜂黄蜡宝香,桃子烧了桃香,栗子烧了栗香,干子烧了干香,糯米烧了真香,清皮烧了香香,柏枝烧了融香,竹把竹香,木把木香。十二金香、银香,烧在八宝彭氏门宗堂上,烟烟咚咚,咚咚烟烟,上也冲开天门,下也冲开地府。天上有神,神在天口,不敢乱请。香在炉中不敢乱烧,弟子烧香奉请何神,奉请何为,奉请已来——开肠破肚,交给厨官刀手,煮得皮烂骨熟,祖先菩萨陪了一重,擦了一案。(雷翔、刘伦文、谭志满,2006:60)

### 三

梯玛仪式中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受土家族语言生活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过民间宗教信仰对土家族语言文化传承的推动。梯玛仪式中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体现了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变迁,同时也是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变迁的内容。

梯玛对法事活动中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自然会会有一个解释,但是,梯玛从心理上还是觉得使用土家语才正宗。正如老梯玛彭武根说,玩菩萨时“只有用土话才敬得到”,才是心诚的表现。据彭继勋回忆,父亲以前在给彭继龙和自己教唱词时总是说:高粱的酒, o<sup>55</sup>pa<sup>55</sup>的 ze<sup>35</sup>; 黄豆的豆腐, tchi<sup>35</sup>pu<sup>53</sup>的 tie<sup>55</sup>xe<sup>55</sup>(高粱的土家语是 o<sup>55</sup>pa<sup>55</sup>, 酒的土家语是 ze<sup>35</sup>, 黄豆的土家语是 tchi<sup>35</sup>pu<sup>53</sup>, 豆腐的土家语是 tie<sup>55</sup>xe<sup>55</sup>)。彭武根也经常给儿子以及周围的人讲原来土家语可以用汉语来解释,如,“喝酒”土家语叫 ze<sup>35</sup>xu<sup>21</sup>, 音同“热乎”, 汉语解释为“喝了就热乎”, “筷子”土家语叫 pu<sup>55</sup>ts<sup>55</sup>, 音同“补指”, 汉语解释为“吃饭时手指短了就用筷子补”。这除了反映一部分土家人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观念外,更重要的应该看成是老人选择了一种易记易懂的土家语传承方式。老梯玛彭武根希望下一代梯玛能够用老辈人传下来的语言与神灵交流,以此来更好地传承土家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更能显示出梯玛仪式的神圣性。可是,年轻梯玛的土家语水平并不高,对许多土家语唱词是囫圇吞枣式地接

受过来的。梯玛有意传承土家语,是与土家人语言生活的变化分不开的,因为土家语早已不是当地人的日常交流用语了。

我们通过调查后得知,彭氏梯玛班子成员的土家语水平尽管与老梯玛彭武根的想象与要求还比较远,但比当地社区其他成员要好一些。生活中一些常用词,如“天”、“地”、“水”、“山”、“衣服”、“鞋子”、“菜”、“油”等在一般社区成员的记忆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彭氏梯玛班子的一些人还能够把它们说出来。有些表示宗教、意识类的词汇,如“祖先”、“神像”、“鬼”、“灵魂”、“卦子”、“阴卦”、“阳卦”、“顺卦”等,他们都能说出相应的土家语,而这些词汇即使在目前土家语保存最好的坡脚乡都已很难找到了。

以前,在双坪村的周围村寨还分布着很多神堂,这些神堂是土家族以地域或姓氏家族关系相互联系的纽带,神堂各有名称。彭继勋说:

恒咱有官田枯,咱拉湖有义拉枯,岩列坝有安义枯,塔足坪有吉巴枯,麦子坪有神堂堡,凸透坪有枞膏枯,歇坡洞有泽蒙枯,彭家寨有大堡枯,沃巴有望高枯,岩冲有老神堂,洗拉车有坡松神堂。

由此可见土家族神堂很多,土家族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都分属于某一个神堂,这些地名有的是纯土家语地名,如:恒咱、咱拉湖、义拉枯、安义枯、吉巴枯、泽蒙枯、沃巴、岩冲、洗拉车;有的是土家语语素与汉语语素共同组成的地名,如:官田枯、岩列坝、塔足坪、凸透坪、枞膏枯、歇坡洞、大堡枯、望高枯、坡松神

堂;有的是纯汉语地名,如:麦子坪、彭家寨、老神堂。这些地名实际上蕴涵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如土家语“枯”意同汉语的“山包”,意思是说以前这里土家族的神堂一般都建在山包上。“义拉枯”就是说咱拉湖土家人的神堂建在如舌条一样形状的山上,“泽蒙枯”就是说歇坡洞土家人的神堂建在一个有水井的山包上,等等。梯玛对这些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正在遗忘之中,以致于已不记得岩冲神堂的真实名称,只能叫做老神堂了。

尽管梯玛仪式对土家族语言文化的保存以及传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可是这种推动作用与社区成员语言生活的影响相比,显得微乎其微。我们看到,梯玛仪式中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体现了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的变迁,同时也是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变迁的内容。正如梯玛彭继森所说:

50年代、60年代玩菩萨的多些,现在少些,过去医术没有现在发达,人有个什么病病疾疾的,就玩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已不请土老师玩了。彭继恩学土老师是为了好玩,土老师也不靠玩菩萨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但可以跟别人换工,你给他玩菩萨,他可以给你做工夫(农活)。事主家给土老师的钱或食物可多可少,我们也可以打白工,但白工不能太多,自己家里也要吃饭啊。

至于说到土话,玩菩萨最好是打土话,如果土话不好,说客话也可以,反正说土话别人也听不懂,再说祖先和菩萨们也没有真正听到你在讲土话。

#### 参考文献:

- 田荆贵主编.中国土家族习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雷翔,刘伦文,谭志满.梯玛的世界——土家族民间宗教活态仪式“玩菩萨”实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